

# 乌普萨拉的150天——交流小结

2018-05-10 13:3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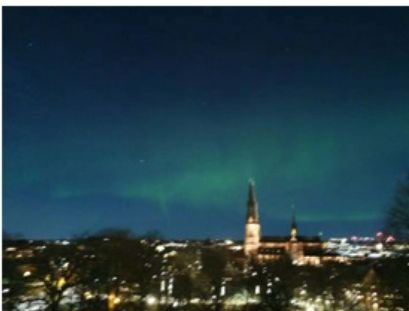
一转眼在乌普萨拉的150天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非常难忘。在这五个月里，我修读了三门研究生课程，认识了有意思的中外新朋友，体验了不一样的北欧风情，更趁着假期探索了我未曾到过的国度。（一）学习 在选择校际交换项目之前，两个曾去乌普萨拉交换过的好朋友都向我强烈推荐了这所学校。在她们的推荐下并通过事前自己做功课得知，乌普萨拉大学是一所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欧洲名校，尤其以社会科学领域见长，和我自己的政治学专业非常匹配了。在顺利拿到这个项目去到“乌村”后，觉得好朋友向我推荐乌大真的“诚不欺我”。我在乌大选了三门研究生课，分别是Digit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in the Social Science和Quantitative Methods, 收获颇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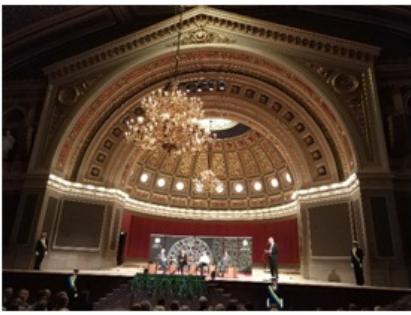


Digit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这门课其实属于新闻学和社会学交叉的新兴领域，离我本身的政治学专业有点距离，但作为各类社交媒体的爱好者我非常有兴趣了解这方面的理论。作为研究生课程，乌普萨拉的老师对研究生的要求不低，我的希腊老师常常在课上强调这是一所世界闻名的研究型大学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希望我们能在结课时展现出相应的研究能力。老师课前往往往会布置好几章英文阅读材料，授课时会和同学们有很多互动讨论，在平时穿插了个人作业和小组作业，提交memo, notes, essay, presentation等各种类型的文本，并且所有作业都有peer review和seminar两个环节来获得同学和老师的反馈。因为这门课期末考核是一篇实证研究论文，老师要求我们在开学一两周后就要开始提交课程论文研究计划，并不断督促我们抓紧时间去收集实证数据。犹记得一开始会感觉课程压力很大，有点不适应，但在努力读文献写作业和同学泡在图书馆讨论之后，我开始慢慢体会到这门课的乐趣，有发现集体动员、框架理论等等以前自己政治学专业所涉及到的概念和理论又见面了的时候的熟悉感，也有在讨论课上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研究的中国案例尝试与西方学界现有文献对话时得到认可的成就感。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in the Social Science则是误打误撞上了乌大硕士生毕业班的一门选修课。因为是全程研讨课的形式，每次都是五六个学生和和老师一起讨论两小时，课前阅读全班同学的作业上课评论同学的作业同时接受全班同学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门典型的以peer review形式为主的研究生课程了。在这门课上，我惊异于读经济史的瑞典同学介绍他做1950年代西方禁运背景下新中国和瑞典贸易历史研究时扎实的中国当代史功底，也见识到教育学专业的智利同学因为要回智利做田野调查又不愿意缺课还倒着时差Skype视频和我们一起上课讨论的努力拼命程度。后来1月份回国后不久，我就收到了老师从乌村邮寄回中国的期末论文反馈，看到老师在批注中说这一学期能明显觉得我的口头和书面表达都有很大进步，期末论文也非常符合英文论文规范时也会有满满的成就感。Quantitative Methods则和上述两门课画风完全不同，这是统计系老师为社科专业研究生开设的研究方法课程。老师在授课之余布置了home assignment, bonus assignment, exercise lecture等不同名目的小组作业来帮助我们来掌握软件实操，因此我也常常和同学一起泡在图书馆里画图写报告，亲手“玩了玩”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乌普萨拉房价的数据。这门课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是有一次全班约二十个小组提交的平时作业中，老师只放了两个小组一次就通过，把其他小组全部退回完善。我所在的小组“不幸”属于后者之列，打开老师作业反馈意见里的一大堆批注，发现她从行文中某些词汇是否达意到图表大小尺寸是否阅读起来友好是否信息准确等等细节都没有放过，切身体会到老师批改作业的严谨负责，在老师指出问题改正通过后才觉得自己对定量方法的理解获得了提高。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这门统计课的考试魔鬼般地长达5小时，这大概是我整个学生生涯目前为止参加过的时长最长的考试了，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一点交卷出考场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我未曾体会过的，现在想起来也算是有趣的回忆。（二）课余生活 在乌大的课业压力无疑不轻松，不过在学习之余，我也感受了很多北欧特有的风情。首先就是乌大的student nation文化。student nation是乌大独有的学生组织形态，也很难找到中文词汇来精准的表达这种内涵，因而是交换生活里最不能错过的一种文化体验。乌大作为瑞典最古老的大学，在乌大中世纪末期建校之初，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按照家乡认同建立起了student nation。听说nation一度因为严重干扰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被学校取缔，然而这种同乡会屡禁不止，最后学校干脆将教授派驻进每个nation作为督导严格规定nation只能开展教学意外的活动，最终达到了nation和学校和谐共处的局面。在nation开展非教学活动的定位下，各个nation到今天发展出自己的餐厅、酒吧、合唱团等等，也成为乌大社交生活里最重要的场所之一。犹记得迎新周开学典礼上，校长告诉我们说乌大在五百多年前建校的时候就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是教授数学、现代语言、科学等等学科，也要教授唱歌、跳舞、餐桌礼仪等等内容，前者在学校里完成而后者则留给了nation。正因为nation的重要性，在乌大比起你来自哪个专业，更多人会关心你来自哪个nation，这也是乌大独具特色的现象。



我在nation参加了gasque和lucia两个活动。Gasque是乌大最隆重的学生聚会——有着特殊祝酒流程的瑞典晚宴。说它特殊是因为无论是在前菜还是主菜部分，没吃几口就得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喝酒唱歌并遵循十分繁复特殊的祝酒礼仪，导致我那次在gasque上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唱了20多首歌。我也在nation和国际交换生一起度过了圣露西亚节。因为北欧纬度极高冬夜漫长，圣露西亚节在瑞典历史中被认为是全年黑夜最漫长的一天，因此又称为迎光节，这是瑞典当地堪比圣诞节的重要节日。在nation黑暗的大厅里，国际生们聚集在一起品尝热姜酒和藏红花面包这两种节日食品，听着合唱团的男生女生身着白衣手捧一根白色蜡烛在烛光里歌唱，全场中心的女生头戴插着六根燃烧蜡烛的皇冠，象征着在黑暗最长的这一天为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的露西亚女神，这真的是非常难忘的画面了。在乌村的课余生活里，玩雪、看极光与听诺贝尔奖讲座同样不同错过。乌村在10月底就开始初雪了。最为一个南方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雪，也是第一次堆大雪人，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乌村纬度很高，在气象条件好的时候直接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极光。我正巧赶上了11月份极光爆发的那天，和小伙伴们半夜出门步行十分钟爬上城堡要塞，在寒风中等待后如期迎来那一束流动的绿色光，闪现之后转瞬即逝。尽管在零下几度的半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但和小伙伴还有身边不相识的外国同学在极光来临时一起欢呼起来听难忘的。乌大作为瑞典最古老的大学，每年新晋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坐半小时火车来乌大开讲座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次交换其间就有幸赶上诺贝尔和平奖得奖组织携乌大学者一起进行讨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争议极大，这场讨论会也促进了我的思考。如果说推动废除核武是核恐怖之下一点极度理想主义的愿景倡议的话，换一个角度来说，忽略造成核武问题的历史缘由强推理想却又何尝不是脱离政治现实的一种何不食肉糜一般的天真呢。如果不是在现场听到诺奖得主的一些言论，也许我很难有这种感悟和体会。





(三) 旅行 身在欧洲交换，旅行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欧洲悠久厚重的历史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极具吸引力，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好机会。由于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欧洲，我对地毯式“扫荡”这片大陆一定要“打卡”满多少个国家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这次交换中我去了多个之前不曾踏足过的国家。瑞典丹麦整体表现出来的简洁感和秩序感、瑞士美到令人窒息的自然风光、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骨子里透出的悲情忧伤，维也纳交相辉映的艺术气息与帝国昔日荣光、德国各地布展极佳的文献中心里尘封的曲折历史，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印刻在我的心里。



整个旅途中，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利用申根居住证前往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和波黑。作为一个政治专业的学生，对于观察现实政治无疑很有兴趣。在老匈塞铁路上翻阅经历炸馆现场的潘占林大使的回忆录，在贝尔格莱德看到中国使馆原址上崭新的中国文化中心在火热建设，在政府部门聚集的街道上看到科索沃战争中被炸毁的政府大楼仍旧矗立着，在莫斯塔尔亲眼目睹整座城市布满弹孔尚未修复的建筑，曾在波黑内战中遭到炸毁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缮的千年老桥变放着“不要忘记1993”的警示石头。读过的书看过的历史与眼前的战争遗迹开始重叠，只有这时我才体会到书里说的和平可贵又难得到意味着什么。乌普萨拉的150天与我而言是学习、提高、修整的日子，让我有所思有所得。过去的150天非常美好，但我想我不会仅仅深陷在那段回忆里止步不前，我会带着回忆继续前往下一站。最后的最后，真的非常感谢学校能给予我这个宝贵的交流机会，让我能在美好的回忆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一个更好的自己带回来。